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欢愉之河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欢愉之河

[英] 莎丝琪·荷波
马 辉 译



第一章

就像那迟缓而不清晰的英国夏季，我慢悠悠地一步步走进办公室。查利指名道姓地问我是否不想干了？当我背对他正想发作时，他却告诉我麦克想见我。

麦克是总编辑。肥胖、深沉而且精力很充沛。

我亲手倒了一杯咖啡，接着端着它走进他的办公室。

“你已经迟到了。”他愠怒的看了看我。

我只是一名雇员，只有这样才能令我不会因惹怒别人而深感不安。“我是迟到了，老板。我拉高了语调，”因为昨天晚上我带着照相机去参加了个晚会，拍摄到一只真正的大猩猩。接着我的一位女朋友在拐弯处挡住了我，并且询问我为什么她的丈夫总是不能理解她。那只大猩猩被别人噼哩啪啦地照像，我都快要疯了，因此喝得太多而睡着了，现在你知道我为何之所以迟到的原因。”我往喉咙里面灌了一些咖啡。

“真是让人恶心，西德尼。”麦克用一种缓和的语气说。他喜欢我的这种唐突。

我喜欢我的名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我的父母从不抱怨我是个女孩。他们只是想让我在世界上享有一席之地。

我露齿浅笑。现在已经无法在尘世间和他们联系，对他们炫耀了。



麦克有些吞吞吐吐。“我已经替你安排了一份工作。”他说道。

查利的声音从身后面传过来。“闭嘴吧，小子，”我严肃说道，“不要这样。”

“我想你不懂我的意思。”他很耐心。

“我充分具备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敏感，”我说道，“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解雇。”

“许多人都会珍惜这次机会的。”麦克低声说。他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谈话艺术，那正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报纸上撰写稿件赚钱的理由。麦克保留了否决权。他还明白写作不是他的特长。

“那么就让他们去做吧。”我慢吞吞地说道。

“就要你来，西德尼，这个没有选择。”

“我好害怕呀。”我叫起来。

“卡尔正在休养。”

“他竖在火车站休养吗？”

我坐在椅子上朝后仰了仰身子。“哎哟，是吗？为什么呢？是狂犬病？他该停止拨弄那些奇怪的狗。”

“别讲了，西德尼，”麦克尽量忍住笑，“这可不是开玩笑。”

“你在骗我。”

“我没有。这个家伙摔得挺惨。他跌断了好几根肋骨。”

“真是该死。小孩子掉下来才会报道，而一个撰稿人掉下来不会有人介意。这有什么？”

麦克说得一点也没错。记者所报道的事情全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和他们自己毫无瓜葛。

2 “我真不明白，”我小心谨慎地问，“为什么卡尔进了医院便一定要找我。”卡尔擅长于写游记与历险记。他周游了世界各地。对于我来说，旅游和冒险是很糟糕的事。

“我们已为他订了座，西德尼，而且票价很昂贵，我们没有法退



掉。”

“哼！我看不见得。”我深表怀疑地讲道。

“等到他完全康复至少还需要好几个星期，现在实际的问题就是必须立刻有人去。”

“为什么就一定是我，老板。别忘了我是一个专栏记者。”

麦克朝我倾过身子。“每一家报纸都在抢这条新闻，所以我们一定要与众不同地处理这件事。”

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我需要做笔记吗？”我故意屏住了气息问道。他对我讲话的口气好像今天我是头一次上工。

“卡尔便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完成这项任务，”麦克说道。他的忍耐已经所剩无几，而且同时我的感觉可并不怎么样。“卡尔是一位天才，很有创意，勇敢无畏的好写手。”

“是的，还有他那种很独特的消费观念。”办公室里卡尔的消费具有传奇色彩，这也正是他不受欢迎的理由。每一次他旅行回来，都会带回很多非常引人注目的报道，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排版。卡尔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他。经理之所以能够容忍他，正像刚才麦克所说的，因为他是一位作常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作家。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怪胎，行为很古怪，正如每个人所了解的那样。

“我们可以介绍周围的情况，”麦克说道。“平淡无奇的报道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会，一致认为应该避免如此，还要保证拿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来。”

“麦克，你真可爱。”我说，“可我是靠写文章来赚钱的，正像我无法诊断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是否健康，因为我并不清楚她是否已经过了绝经期，应该采用荷尔蒙替代疗法。”

“是这样啊？”麦克转变了注意力问道。我猜他的妻子一定出了点麻烦。

“多看一看你主编的那些报纸。”我刻薄地埋怨道。



他恢复了正常。“西德尼，”他说，‘你还是得去，明白吗？没有选择。当然旅行会让你兴奋，是吗？’”

此刻我的肝脏一阵疼痛。“难道要去非洲吗？”我问道。“那些地方从来没有停止过内战，到处都有挨饿的小孩子。我无法完成这份工作，麦克我真的能力不足。还不如让我辞职。”

“不是到非洲。”

“那就是到一个所有的人民都认为女人应该戴面纱而且不能开车，或者是已经解体的苏维埃共和国去。我仍要辞职，决心不变。”

“不要那么蠢。那里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且人口非常稀少。”

“南极洲，”我悲痛地呻吟道。“处处是企鹅、白雪和科学家。我确信企鹅们定会很亲热。”

“闭嘴吧，西德尼。”

“感谢上帝已经有一个妇女攀上了埃弗勒斯峰。而且还有进入太空的。”我随声附和道，被吓了一跳。

“你是不是神经失常了。”麦克冷冷地讲道。

“所以这项工作一点都不适合我。”我带着狡黠的笑容，并在一边暗自窃笑。

“你明天乘飞机去迈阿密。”他完全不接我的话，顾自说着。

我忍不住张开嘴。“迈阿密？人口稀少吗？我知道虽然那儿的谋杀率非常高。可没有料到会糟到这种地步呢。”

“你不需要离开机场。因为那不实际。理由是在转机之前仅仅有两小时。”

“是转机吗？”我的声音含混不清。

“你要支的地方是。”

“伯利恒？去充当宗教使者吗？”



“是去巴西的贝伦。你可以乘早班机从贝伦到玛瑙斯。再在那里坐船。”

“船？”

“去亚马逊河的船。”麦克又一次可亲起来，倾着身子向后面对我微笑道。“去那里看一看雨林，西德尼。然后对自己的第一印象下结论，别考虑那些统计表。我们已经全部存进档案柜去了。我们只关心的想法，一个普通人的看法。如果我们派个环保学家去，他们定会过分的感情用事。而且在那里，我们需要一位拥有坚定信念的人。”

对被当作普通人的这种侮辱，我就当作没听见。“麦克。”我声音嘶哑地说，“那里处处是各种各样的昆虫。”

“我们这里也有虫子。”

“这不一样。”我断然否决。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杂种。“我是指苍蝇。在人们吃饭的时候飞来飞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轰炸机。它们处处叮咬，并且传染细菌，不过这些细菌倒会使科学家们感兴趣，因为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能治愈的方法。”

“你想要军装吗？”

“我不喜欢丛林。”我低声说，就像这是一个极大的秘密。

“这正是要你去的原因。你会有个崭新的视野。实事求是，我们是更希望卡尔去的，但是也不介意给你一个机会，而且接受一个全新的观点。”

“那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伐木。”我无望地说，“我要在丛林中砍下软枝，并在路旁堆成有门和窗户的屋子，然后在房顶上面竖起一块闪耀着的招牌“新鲜 PIZZA”。

“非常好。”麦克笑咪咪地说。

“我也喜欢黄金，”我说道，“听说那里的金矿工很可怕。”

“你喜欢怎么写便怎么写吧，”麦克一副谦虚的样子，“我们定



会刊载的。”

“别，”我痛苦地连忙说道，“别，别，别。”

“他们正在办公室拿你打赌，打赌你离开报社还是照吩咐做。”

“那么，我要是去了，谁会负责这本书？”我目光紧紧盯住麦克。

“克莱尔。很有意思的是她已经毛遂自荐，一旦你辞职，她就接替你的位置。”

克拉拉是猪，我就这样骂她，竟然想抢我的饭碗。

“西德尼，”很明显他清楚我认输了，“一鼓作气。快捷、敏锐地把它写出来。我们会为你感到骄傲。也许会是几篇篇幅大，内容丰富的文章。就如同你每年拿的红包一样。”

“那新闻图片怎么办？”我急切地问道。“我还没有摄影器材。”

“一切都已就绪。卡尔已经安排好一切。有一个家伙已经到达巴西，会陪你一起上路，顺便说一句，这是次私人名义的考查。明显那人并不是报社编辑，但是卡尔说他是个好人。我想他是在归来的路途中结识他的。且我猜想他便是那个认识有钱女人的人，正是那个女人支付了这一次旅行的全部开支。你正好趁机写本书。”麦克不经意地补充，“我们不会介意。我们可以连载它。”

“你是一个谎话连篇人。”我真是愤怒难忍。

“你敢冒这个险吗？”他愉快地微笑道，“去整理整理自己的办公桌，西德尼，珍妮会给你全部的材料。用空闲的时间去买一些衣服，同时打几针预防针。记住务必要将抗痢疾药丸的时间填得早一些。”

我留了一些时间去探望卡尔。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还不至于就不理他了，我不能感到对不起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从一部恐怖电影里逃跑出来的人。他被捆绑着，身体各处都是白花花的绷带。

“他们派遣我到你去过的那个地方去，”我幽幽地说，同时还想



知道透过绷带，他能否听清我的话，“你认为我该去吗？”

他下颚已经被金属线固定住了。我凝视着希望能看清他的脸孔。“眨一下眼表示同意，两下则是反对。”我提议。

他眨了两下眼睛。

我留下一个小时向我的邻居蒂龙告别，他住在我的楼下昏暗的地下室里。是一个朋友，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

当他瞥见行李的时候，挑起了一条眉毛，“嗨，西德尼，我虽然并不介意像位好邻居那样为你效劳。可是现在实在遗憾，你不要搬走。千万不要搬。那屋子倘若空出来，就要让别人租走，当然这是应该的，亲爱的，你能够理解那一切。”

“我哪有办法，”我故意装作悲伤地吸了吸鼻子，“我想这房子今后也没什么用了，我要搭早班机离开汉斯罗，再进入亚马逊河进行探测研究，希望能够忘记你。不过看在过去的份上，让我们先来一个小游戏，怎么样？”

“要知道突然同你脱离关系简直令我反应不过来。”他将我的行李拖进门里，把门在我的身后踢上。

我的裙子是超短裙。他的手慢慢向上面蠕动着，从上到下解开了我那片宽松的旅行短衫前面的四颗钮扣……

过了一会儿，我慢慢晃到浴室里去洗澡。他也跟着进来，在我抹粉红色的口红的时候，钻到撒水喷头底下。

“你要去哪里？”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去亚马逊河。”

“真的吗？”他低声轻笑，似乎对我不信任，我只能说，全把它当做是预定的为期两周的马约卡岛休假的旅行，目的是欣赏更多的种子一般的家伙，还有少许令人陶醉的特制啤酒。在我拎起行李向房门走的时候，给他送了个飞吻。

“你答应过我，不要看我的报纸。”



我讨厌飞行，现在却只能坐飞机。我很想四处看看，吃些可口的食物，消遣之后再冲个澡，而不是困在狭小的机舱内。接着便到达了贝伦。

贝伦是一座非常现代、有名气、相当巴西化的城市。这要比待在飞机里要强上一千倍，我疯狂购物。下定决心要超过卡尔的津贴。

然后，我飞往巴西内地的玛瑙斯。这架飞机还不错，因为它并没有伪装成安逸舒适的样子。在贝伦，亚马逊河是如此之宽阔，那丝毫没有希望的。我指的是，假如补充些盐，这样才能够获得比大海还深厚的情感。在玛瑙斯，我又看到河的另一种面貌。

在玛瑙斯我必须等着见我的那位朋友，根据卡尔说的，那是一位叫马森的摄影师。报社已经做了一个交易，将要购买他的摄影照片，那位视这次行程为度假的女老板显然很高兴有位职业作家和一名摄影师一道前往。在我投宿时他不在我所住的酒店里，所以我决定享受一下这里的夜生活，看一看这儿的热带化商业有什么特点。这儿的男人胆大而灵活。他们使用了女士喜欢的手段，就好像是一次不期而遇似的。这是种我能够应付的方式。但是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对，也不是地方，所以我友好地打发他们回去，耐心地等那个男人。

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大约一百万人口，有着许多摩登的高层建筑，全部掩蔽在丛林地带间。每年这条河的水位落差能有四十英尺，因此那些船坞全是浮动的。我来到玛瑙斯歌剧院。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琳达在一九一〇年曾经在这里演唱过，俄国的芭蕾舞团在全盛时期也来过。眼下这里上演着一些低劣的文艺节目。但是还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有关它的事情我才懒得撰写。我不是游记作家，没必要写渡假文章。我更加不乐意陷入写导游指南的困境。我回到了酒店，因为



闷热、潮湿而浑身搔痒。房里连空调都没有。我换上了一件白色泳衣，外披条丝质便袍，便来到游泳池边。

忽然间天变得昏暗起来。我离赤道那么近。游泳池几乎空无一人。池底虽然有灯，四周好像很暗，由于池边安装在铺着瓷砖地面上的照明灯都关闭了，因此你只能从上面看清它。自下面透过蔚蓝色的炽热池水朝上望去，就能看到夜晚的星空。

我钻出水面，自娱自乐，把滴水的秀发后持，然后爬了出来。

一个男人一直盯着我。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泳池边的一张桌旁，抽着烟，仔细地观察着我。

我找着浴巾和便袍，它们却不在我刚才放的地方。最后，我把目光停在了那个男人身上。

我的浴巾躺在他身旁的一张椅子上，便袍也被搭放在椅背。

我讨厌别人戏弄我。

我越过他身旁，拿起毛巾擦了擦面孔。夜晚潮湿的空气就像温暖的橄榄油使我的眼肤感到更加清爽。

“你要烟吗？”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了烟盒。

“看不出来我在冒烟了。”我回答，同时擦着头发。

他挑了挑眉毛。光线虽不太亮，但是仍然能看清他三十岁上下，粗犷的轮廓，穿了一套带褶皱的夏装。并没有系领带，敞领的白色衬衣搭配上灰白的外套让他看上去相当黑。

“有人戏弄我时，”我大声嚷道，“会很生气。”我露齿笑着。

“西德尼。”他说道。

“嗨，这也是我的名字。有点巧是吗。”

“为了认清你，我特意询问了服务生。在我看来，西德尼应该是一个男人名字。”

“我动了手术，和约翰·韦恩一样。他企图当玛丽思。”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正在和一位美国人谈话，也许是加拿大人。我不太会辨



口音。

他的目光落在我仅穿着件比基尼的身体上。“挺高明的医生。”他一边说一边居心叵测地吹了声口哨。

我穿上我的衣服。“先生，假如你想得到女人的衣物，可以去买嘛，下次再看到你拿我的衣服，我可是要报警了。”我低声说道。

“卡尔怎么没来？”他忽然地问道。

我的心一沉，他竟然是我的同伴。

“他躺在医院里。因此报社就派我来了。”我小声补充道，“我也是一名记者。”

“该怎么和卡尔做交易呢，他非常重要的人。”

“你正在和我的报社做交易。伙计，卡尔可并不是决策人物。”他显得快活。“我不想带你一同去亚马逊河。”

“用不着你领我去任何地方。难道我没腿？”

“怎么卡尔没有亲自告诉我？”

“他的下颌被金属线固定住了，全身正在处于固定状态。”

“他遭殴了？”

“喔唷，”我温和地说道，“你定然来自于社会秩序很混乱的地方。我居住的那条街上，犯罪仅仅是在人们的脑子里酝酿。即便发生了，也不是暴力。他一不留神跌落了一个高台。我意思是他本来是想跳下来，不幸的是橡皮绳断了，就这样一回事。”

他用拳头重击桌子。“骗我吗？”他低声吼道。

“我在说谎，但早晚会有我们认识的人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我尖声说道。他是讨厌所有的女人还是由于我这易怒的性格？说句实话，我本人倒挺欣赏自己。

10 他非常不驯地瞪着我。“你不该来。该是卡尔。即便卡尔不来，至少也应该来一个会写作的男人。”

“自负的家伙。”我抖擞了一下精神。“你正在弄得我心烦意



乱。”我眨了眨眼皮。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嗨，这人可真糟透了，这样想着，人也逐渐变得轻松起来。

夜色怡人，如同一位爱人。隐隐听见里面传来一些强劲的音乐声音。我感到有一些饿，今天早些时我曾经拜读过这里的菜单，看起来挺可怕。身上沾着的水在比基尼的下方汇聚起来，慢慢地滴落到地面。

我有一点意乱情迷。

“你看起来不像一个愿意吃苦的人。”他说。

“和你说吧，”我又徐缓地说，“扔掉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一门心思地拍摄，就这些知道吗？其余就没你的事了。”说完扭头就走。

我刻意装扮过，在用餐之前来到酒吧喝了一杯。在这儿，我承认结识了位真正温文儒雅的人。也说他是一个商人，看上去他的穿着极为考究。我感觉到应该是自己了解这国家的时候了。在一起享用了食物和酒水之后，我把他带回来。

我能够克制住自己。我并非是一名花痴，虽然我喜欢这样，是发自内心的喜爱。那位摄影师始终在注视着我，注视着我吃东西，喝酒，跳舞，一直到和那个男人离去。

这帮摄影师大部分有窥淫狂症，喜欢观察其他人行为了。

我的这位巴西客人属于上乘之物。他帮我解开丝绸衬衣，伴着音乐的节奏紧搂着我摇摆。巴西是一个音乐王国，好像每一个人的血脉中充斥音符。

我喜爱这一切，这种让男人和自己兴奋的感觉，他真的不错，我们将一起享受。这家伙很干净的，可以说是相当洁净，闻上去的气味好极了。

他一边跳着舞，一边脱去我全身的衣服，然后退后几步，观赏着，禁不住为看到的一切鼓掌起来。“真是美，”他喘息着，“美得如



此绝妙。”

其实我并不是很美,但是这种赞誉对我没有任何伤害。

他脱去自己的夹克外套,但是紧跟着又显出不安的神情,他跪下来亲吻着我,在这时我才想到旅行也挺不错。

他的衬衫非常硬,在肤色的反衬之下显得更加白。我解开衬衫的扣子,轻吻着他那光滑无毛的胸部。当我解开了他皮带上面的绊钩时,忽然听到他停住呼吸。这种体味太妙了。

他比我高不了多少,然而肌肉很发达,强健的体魄。我面对他停立着,两手扯开他的裤子,小腹向前面挤压着。他甩脱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我用两手圈住他。刚健而且结实。他的舌头滑过的喉管,在我把头向后仰去以便使喉咙暴露得更为明显时,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完全垂落。

我们跌落在地毯上,如此地贪婪饥渴,我真的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感觉。可恨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你自己所拥有的,它只能是暂时的。如果一把钥匙对于一把锁来说太小了些,肯定是不能打开任何一个房门的。那便是我的看法。

我心满意足。他转过身子开始拨弄我的脚趾,不停地吸吮着、轻咬着。在这之前,我从来不认为它们是身体上的一种性感带,但是这位巴西人却能够以这种方式制造妙不可言的效果。

这之后我们洗了澡。我非常高兴他离开了,我不喜欢清早起来便看见男人,甚至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全部认为还有其它的工作要做,他穿上衣服,我也披上了丝质便袍。

在敞开的房门旁边,他吻了吻我的双唇,并且悄声说了一些听起来非常不错的葡萄牙人的一些趣闻。

12

他在我的目光下走到电梯旁。像一个娼妓似的斜倚在门框上,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布满一种白痴一样的表情,那个摄影是悄悄地凑来。



他好像就住在我的隔壁。他边走边瞧着我，“感觉不错，是吗？”他问。

我必须回敬他一下，这人不正常。

“好极了，甚至于连你看上去也充满了食欲，”我反驳道，不过这确实是事实。他个子非常高，走路的步伐从容不迫，轻盈矫捷。

他冷漠地瞧着我，以种自认为很酷的姿势斜靠在那儿。

“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他说。

我斜了他一眼。

“别这样，”他冷冷地说着，扭过头来看着我正在离开的情人，“我想让你在这儿替代卡尔。”

“分请主要与次要。”我回击道，“当初我便不情愿来，现在仍不愿待在这儿。”

“明天早上八点半在餐厅见，我们得谈谈。”

“八点半是工作时间，”我回答道，冷冷地转过身，“如果还是讥讽，就是等到九点多我也不会来。”

他眯着眼，但似乎无话可说。在我返身关上房门，忍不住自鸣得意地笑起来。与性感的男人们周旋，对我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如果你不能与他们上床，那么就用言语折磨他们。

我一边想一边入了梦乡。我其实认为他不错。

我不停地梦见那个男人曲意谄媚的画面，口中喃喃低语着惊醒过来。一旦醒来，再重新放松，就睡不着了。

每一只不远万里飞来的蚊蝇好像都在嗡嗡乱叫，或聚集在阳台扑着飞翔。唯有上帝知道我们来到这片丛林是多么的可敬。也许明天我该去买些塞耳孔的橡皮塞再加十加仑的扑蝇粉。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开开台灯，并诅咒着这座不在房间设小吧台的酒店。穿上了绸缎睡衣裤后，我光着脚走到百叶窗前，打开窗门，然后信步走到了锻铁的阳台上。我开始决定打消喝杯烈酒的主



意，出来吸收些玛瑙斯的新鲜空气。几乎在同时，我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因为一个毫无礼貌的男人闯入梦境而令我惊醒，玛瑙斯的夜生活具有感染力和穿透力，在我窥视着隔壁房间的动静的时候，想喝杯酒的念头已经全然不见。

我既不是窥探者也不是爱偷看女人的马森，吸引着我目光的正是以前难以见到的情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窥淫狂，但是此时却难以自禁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观察着，我被迷住，并且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下一步的结果。

我们两个套间的锻铁阳台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它的中间被所隔开了。站在围栏旁边，我正好能够看见隔壁房间的卧室门。屋里的灯正亮着，因此所有的东西被罩上了一层柔和的桃红色。为了吸取夜晚的空气，百叶窗正敞开着。房间里面是两位服务生和一位女仆。我绝对清楚他们每一个，今天一大早的时候，他们曾帮过我的忙。

这两位服务生叫做朱利欧和李嘉图，而那个清理卧室的女仆叫做康斯坦萨。虽然他们此刻全身赤裸，没有穿着载着名字标记的制服。

我睁大了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所幸的是没人知道。我觉着自己就像个狼狽的窥视者，只是难以控制。我想知道过程，想待在这里仔细观察每细节直到屋里的灯光熄灭，一切终结为止。

屋里播放着音乐，是森巴舞曲的节拍，同时每个男人将女子搂入怀中紧簇着，旋转着。

康斯坦萨是个美丽又动人的姑娘。肤边偏黑，身体娇小玲珑，一头秀发如同黑貂皮，双目好像爱尔兰的天鹅绒，迷人极了。两个

男人极为喜爱，眼睛和两手一刻也不停地缠绕着她。李嘉图两手托住她纤细的腰肢，把她举了起来，于是他的双腿晃晃悠悠地缠绕在他的身上，双臂搂着他的脖颈，他的头便急速俯



下，噢，天哪，刹那间我全身像得了热病似的烧炙着、热辣辣的，如同炼狱一般的灼热。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抖着，她真走运啊。我禁不住喘着粗气。

朱利欧是一流的。真的，在他将我的行李运到房间时，我就对他垂涎三尺了。一样的，李嘉图也是如此。他俩有可能是兄弟。两个人都是黑黝黝的肤色，漆黑的头发和眼睛，瘦高个，如同斗牛士一样优雅风度，非常像无声片中的鲁道夫和瓦伦蒂诺。只要一言不发地一瞥，便会令一个女人全身发抖。当我在酒店的餐厅里看见朱利欧在桌旁边倒酒时，就拿定主意称自己患了心肌炎，好让自己继续留在这儿，而不必参加这次极为愚蠢的亚马逊河探险，只要我生了病，就可以经常使用客房服务的特权了。

朱利欧、李嘉图和康斯坦萨在房里这么纵情耽溺，于是我敢断定这样的群欢定然非常的痛快淋漓。

李嘉图让她平躺在灯心草编的草席，天花板上面的吊扇不停地旋转着，因为灯光效应而落下的倒影便覆盖在他们的身上，形成了一个圆的倒影。也许正是他那种南美人的致胜之处吸引了我，但是康斯坦萨，对李嘉图和朱利欧来说似乎是有点一般，当如位蓝眼金发的北欧人种面对，毫无疑问他们会和我此刻一样的狂喜不已。

我开始呻吟着。定是喘气声太大了一点，房里的三个人立刻停了下来，通过敞开的法式窗户朝外探视着，目光直逼到我身上。我嗫嚅着不停道歉打搅他们。

李嘉图停止了在康斯坦萨体内的抽动，用棕黄色的两臂支撑着他的身体。

朱利欧信步走上阳台，对我微笑着并恭顺地微低下头，问道：“女士有要求么？”

“就要一份跟她一模一样的东西吧，”我请求着，淫荡地勾引着